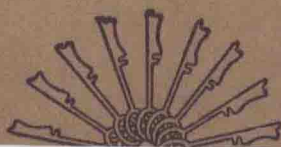


初中學生文庫

歐戰小史

編者 陳懋烈



中華書局編印

歐戰小史

第一編 大戰前史

第一章 歐洲之武裝和平

第一節 二十世紀開幕前後之歐洲列強大勢

西歐列強領土之野心，自新世界發見海運大開以來，向目所爭奪於歐洲一方者，轉而向海外發展其殖民地矣。十九世紀末，英國得最後之勝利，執海上牛耳，於是時，世界之有色人種，大半凋衰，即於沒落之慘運。勝利者之歐族人民，觀外敵之悉爲奴隸而無抵抗之能力也，於是二十世紀初，列強間之利害衝突復起，大戰之來，蓋早爲識者所預料者矣。

列強之得新殖民地也，因風土人情之不同，其移民之計劃鮮有成功者；其最大之奏効爲原料生產物之吸收，及工業生產品之暢銷，以助成列強資本的帝國主義耳！內中如南非及中非之橡樹膠，東印度之香料，加拿大之毛皮，南非之金及金剛石，摩洛哥（Morocco）之銅，波斯墨西哥之石油，均爲文明國高

等工業之必需品焉。

一八一五年之際，歐洲大強國僅英奧法普俄五大國耳。降至十九世紀末期，經德意志大帝國之勃興、意大利王國之統一後，歐洲國際問題糾紛複雜，益滋紛擾。在非洲有埃及及摩洛哥諸問題，在亞洲有波斯土耳其中國諸問題。細考歐洲六大強國中，僅奧國對外爲無殖民地之國家，惟奧國內匈牙利等民族，素來同牀異夢，與現代之民族主義相矛盾，禍端潛伏，終有爆發之一日。加以巴爾幹（Balkan）諸基督教國民，爲膨脹的功名心所驅，日思吞滅土耳其而爲己有。其外更有亞爾薩斯（Alsace）洛林（Lorraine）問題、達達尼爾（Dardanelles）海峽問題，處處有決裂之可能。列強處於此不安定的和平之下，汲汲擴張其軍備，以備萬一；他方面又運用其外交之手腕，以制勝於折衝樽俎之間，於是軍國主義及均勢政策，遂爲時代之產兒矣。

憶十八世紀之時，各國之陸軍，大體以傭兵組織之，民籍既不統一，赴戰視爲一種職業，無道德的情操與夫主義之可言。降至十九世紀之初年，普國實行舉國皆兵制，經三大戰役連勝之後，歐洲鄰邦相率效尤，改良編制，注重訓練，給與新式武器，如法俄意奧諸邦，均先後繼普而興，即英國素以海軍國著名者，亦於一八七一年大加改革，縮短服役期間，增加豫備之兵數。至一九一四年，世界大戰勃興之時，歐洲六

大強國擁有五百萬衆之陸海軍，每年歲出三億六千萬鎊，占全歲入十分之三，其負擔可謂重矣。

各國軍費之膨脹，不獨大規模之國民的軍隊爲發展上所必需；海軍方面，亦以世界政策上保護母國及殖民地利益所要求之故，日事伸張。十九世紀之後半期，列強海軍之順序，爲英法俄意德美。二十世紀開幕時，德美兩國競進之度極速，於是競爭更烈，戰禍殆不遠矣。此乃列強軍國主義之大概也。

列強之所以汲汲於擴張軍備者，不外乎求和平之維持而已；然在現在國際政局現狀之下，和平之完全實現，要不外於下列三途：一強大國征服他國之後，一途也；國際離合之際，保持一種勢力之均衡，二途也；國際平和聯盟成立奏效之時，三途也。惟自有國際的生活以來，弱肉強食，久成支配歷史之法則，雄長一時之國家，大概有稱霸天下之雄心。斯時其他列邦，必合縱以禦之，養成均衡之勢，以挫野心國之企圖，徵諸歷史，比比皆是；歐洲二十世紀之開幕，亦處此狀態之下也。

憶自羅馬帝國（世界的大帝國）建設之思想，與教會之統一思想衝突以來，教政二權，互相雄長，爭奪無已。諸民族乘勢活動，開始解放，而均勢思想，於是發展。爾後羅馬雖衰，大帝國統一之思想，未嘗消滅；或逞武威，或以政略，以貫徹其統一之精神。如斐列勃二世（Phillip II），路易十四（Louis XIV），拿破崙一世，前仆後繼，接踵而起，然悉爲列強之合縱的均勢政策所破，帝主雄圖，遂成泡影矣。

強大國間既維持其均勢矣。其間弱小諸邦，或爲大國之緩衝地帶，保持其獨立；或亦互相團結，以抗大國共同之脅威。如此利害相反之列國之國際均勢關係，雖一時破壞，不久新均勢即實現，毀滅創造之間，平和乃賴以維持。

均勢之精神，在消極方面亦頗活動，如一強國新得一利權，其他之強國，亦必努力於均霑以償之。惟均勢政策交易之中心，則隨時代而異。一八七〇年以前，歐洲大陸，常以巴黎爲中心點，自普法戰爭以後，柏林一躍而爲歐洲大陸之重心點矣。

第二節 德相俾士麥之戰後外交

自德法戰役以後，德相俾士麥（Bismark）極力運用其外交手腕，維持國際間之和平，博其他列強之信用；一方面整刷內治，鞏固國防，以示國力之不可侮。德屬聯邦，皆以普魯士軍隊爲模範，設後備兵，整頓軍制；同時對於東方之強國，取親和的態度。惟奧國方面，其德系人民，對於德意志之勃興，頗懷好感；其他貴族法王黨非德系人民，均抱嫉妬憎惡之感情。俄國方面，除少數之貴族，及上流社會國民之大多數，均疑普魯士有侵略波羅的海（Baltic Sea）之野心。俾士麥遂於柏林舉行德俄奧三帝面會，以謀

感情之融洽。(一八七二年九月)其主要目的爲維持現狀，鎮壓革命，且正式承認以前所訂之帕來克 (Prague) 及佛朗克福 (Frankfort) 和約焉。翌年，意大利王親訪柏林，亦俾公之策也。

法國方面，視三帝同盟，猶昔日之神聖同盟也。於是力圖擴張軍備，復讎之聲，洋溢全國。買入馬匹，加增聯隊之兵員。俄帝亞歷山大二世與其臣戈羅却苛富，曾於赴愛姆斯旅次，逗留柏林三日，專任調停之事。法國新聞，主戰論調，因此漸歸沈默。

當柏林列國會議開會之際，俾士麥表面上雖以正直之調和者地位自居，實際上對於俄國方面所豫期之援助，大使其失望。一時俄國報章，羣集其論調以責德之忘恩負義，於是俄德間之感情日漓矣。俾士麥氏對於法之復讎，警戒未嘗少怠，然滿城風雨，幾有一觸即發之勢。法國人士之敵愾心，憤激異常，日伺機會而思逞；會德俄親交，因亞歷山大二世隕命後，受有力之斯拉夫統一運動盛行之影響，屢有決裂之虞。一方面俄法反漸漸表示接近矣。

第三節 德奧同盟

俄奧兩國之結好於德意志也，其目的不外乎巴爾幹政策問題，欲以德爲己助，及得其好意而已。然

兩國在巴爾幹之計劃有冰炭不相容之勢，則德之友誼，勢不能周旋於兩利害不同之國，而有所取捨也。明矣。適柏林會議時，俾士麥因巴爾幹問題，祖奧而挫俄，俄德感情乃日益疏遠；奧國方面則因柏林會議之故，表感謝於德，併撤廢帕來克條約第五條之希來斯維希（Schleswig）併合之款。俾士麥遂以此爲絕對好機，於一八七九年八月，與奧相會商於客斯坦恩，締結同盟條約。內容爲兩締盟國中之任何一方，受俄國攻擊之時，雙方協力以對抗之；若兩國中任何一方，受俄以外之敵攻擊之際，他一方對於奧國，當守好意的中立；若敵國受俄國之援助時，締盟國之他方，當積極的共同抵禦之。此條約於一八八八年二月公布，直至世界大戰告終之日，持續有效。

第四節 三國同盟

二國同盟後之三年，意大利加入而成三角同盟。夫奧國之主治民族，與德人同其血統，故就文明系統上言之，德奧之同盟，固極其自然而適宜也。至於意大利，從文明系統上觀察之，與法最爲接近；且意大利之統一運動，受奧族之阻力不少，其所以能驅奧族人出半島也，亦惟法人之力是賴。今乃背法而就奧，此中實有不得已之故也。

意建國日淺，財力兵力，俱不足言。政府方面，異議紛紛，莫衷一是。惟於新國最可危懼者，即恐法人之助羅馬法王以恢復僧權之一事。其所以忌法甚於他強國者，因法蘭西與羅馬法王有密切之關係耳。故憚羅馬法王之勢力者，均傾向於排法；而另有一派主張收回割地者，多傾向於排奧；然政府方面，視後者無前者之重大，故一八七三年後，意大利王先後訪問維也納柏林之兩皇室，以示無他意。苛利斯祕氏亦於一八七七年密訪俾士麥氏，且商德意聯盟之建策。

一八七八年之柏林會議中，英德兩國密許法國占領突尼斯（Tunis）。法之欲得取此地，意欲獨霸北非耳。然此地在意之對岸，意已垂涎非一日矣；今驟爲法取，當然益增其仇法之感，意既覺己之孤獨而無助，不得不棄累世之宿怨，而加入德奧同盟。其內容雖甚祕密，然大致不外攻守互助以抵抗法蘭西及同盟以外諸國；以後曾修改四次，直至一九一五年春大戰中，意大利方退出同盟。

第五節 俄法同盟

自三國同盟成立之後，因列國權力均衡上關係，當然有對等同盟系統之出現，不待智者而明。斯時法國因俾士麥政策之成功，致陷於孤立之地位，環顧全歐，堪以與之握手聯盟者，除英國外，惟俄羅斯而

已。惟英國素以名譽的孤立自尊，不欲干涉歐洲大陸方面事，且與法爲世仇，故斯時法之唯一可能之與國，僅俄國一國耳。

俄國方面，自三帝同盟失卻效力以後，曾與德國單獨訂再保險約一次。至一八九〇年再保險約期滿，德國俾士麥罷政，其嗣王威廉二世，一變昔日之外交政策，毅然拒絕此約之繼續，而德俄國交，乃非以前可比矣。會以俄國財政困難，向日仰給於德之資本家者，自廢約後竟轉而仰給於法國。至一八九一年，法資之輸入爲四十億法郎，其用途初僅整理國債，後乃投資於澎脹政策之西伯利亞鐵道及土耳其斯坦鐵道之經營。

財政上之關係，終乃進展至於政治上之握手，且兩國之孤立無援，正處同病相憐之地位。一八九一年七月，法艦隊赴俄訪問，以通和好，俄帝及俄國朝野上下，均表一致之歡迎。其後互相答聘，感情日深。先後訂軍事條約，及通商條約。至一八九三年三月，正式之同盟遂成立，其內容大致爲德或意攻法之時，俄國方面當極力援助之；若德或奧攻俄之時，法亦如之。

第六節

德意志之霸主政策

德意志在俾士麥執政時代，初無殖民地侵略之野心，其一生精力，僅貫徹其小德意志主義而已。迨俾氏退職後，朝野主張與國民心理，一改昔日保守的態度而取攻勢的態度，遂一躍而爲世界的帝國，以雄飛全球，角逐列強矣。

當時學者方面，鼓吹軍國膨脹主義者亦不少：如柏林之雷遜（Lessen）教授，曾有各民族個性的形式之文化，互相衝突而進化，故吾德因文化之故，負有不得不與他國交戰之使命之說；歷史家冷勃來希脫（Lamprecht），有德民族先天的優秀之理由，可以證之於歷史上過程之說；其他又有一派人種論者，主張德意志民族爲世界最優秀之人種，現代文明之所以發展，惟德人之偉大天才是賴。適此時德皇威廉二世，利用全國心理，大試其霸主政策，綜其所採之政策，可分爲世界政策及中歐政策兩種。

德意志之世界政策，以振興海運，得海外之殖民根據地，而建其基礎。在平時產業競爭，本已不落他人之後；惟軍備方面，陸軍固足稱雄，海軍素不注意，欲增進國際的地位，非鞏固海上權力不可。於是於一八九八年提出艦隊法於議會，同時設立海軍協會（Floottenverein），以期積極擴張。素乏海洋本能之德民族，一改其本來面目，海軍熱臻於極端，至一九〇五年，已一躍而爲世界第二位之海軍國。

素以海上王國自命之英國，對此勁敵，日夜不安，屢次提出建艦休止及減少海軍費之案，以與德人

交涉，然終不能達到目的。蓋德人之野心，非增加其海軍勢力，匹敵英國不止也。

且德國斯時，一方面銳意擴張其海軍，更乘機奪取海外根據地，以樹世界政策之基礎。一八九八年強借我膠州灣，以爲極東之軍港；明年向西班牙買收加路陵（Caroline）羣島，後又割取薩摩阿（Samoas）之大部分。於是德國世界政策，已有蒸蒸日上之勢矣。

德國於實行世界政策以前，務先貫徹其中歐渾一之大中歐政策。其目的係將歐洲大陸之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權力，均直接或間接受彼支配，如此，自與大斯拉夫主義之俄羅斯利害背馳，處處有衝突之可能。蓋俄國亦素以歐陸爲其活動舞臺，臥榻之旁，豈容他人鼾睡？而大日耳曼主義，非僅欲分割一席地也，直欲取而代之，此大戰之所以不能免也。

德國實行此種政策，第一步求國內異民族之同化於己國文化之下，漸謀其政治上經濟上之統一；其次與南鄰奧國結盟，互相提攜，以達其目的。故對巴爾幹諸小國與土耳其希臘等，日謀所以誘致之策，以冀爲彼之助。而遞嬗變化，歐洲大戰役於是突發。

第七節 英法及英俄協商之成立

英倫三島，孤立大西洋中，守其名譽的中立，以覘時變者久矣。一八八〇年以後，德國世界政策之發展，海軍之振興，在在與英國以莫大之刺激，於是英國不得不謀所以抵制之。環顧大陸，惟法國與德世仇，遂有聯之以抗德之心。在法國方面，亦以俄國方有事於遠東，一旦與德開釁，俄國實不足恃，於是亦有聯英之意。故雖兩國間感情並不佳，英王愛德華七世，遂棄小怨而毅然與法結協約。時爲一九〇三年。

英俄兩國，對近東與遠東二問題，利害冰炭已久，然自日本戰勝俄以來，俄已無力與英角逐，於是一變昔日之方針。外交方面，日見親近，卒於一九〇七年八月三十一日，訂十五條協商條約，以解決關於阿富汗斯坦（Afghanistan）波斯西藏方面之紛爭。

英法英俄之協商，以俄法同盟爲中心，而成所謂三國協商者，隱然與三國同盟相持，成爲二大系統之國際關係。外交軍事，迭相雄長，終造成此次大戰。縱橫之策，遂與我國戰國時代相髣髴。

第二章 兩大國際系統之衝突

第一節 摩洛哥問題

二國同盟對三國同盟之勢力均衡，歐洲平和，賴以維持於不敗，迨日俄戰於極東，英法兩國，懼戰禍

之波及也，因棄舊怨而結真摯協商，而日俄戰爭，固實爲促進三國協商之動機也。二國同盟之一角——俄國——之敗北，使法國陷於無能之地位。三國同盟既呈有利之勢，則貪慾無厭之德國，自必縱橫其間，肆無忌憚，而兩大國際系統之爭鬭，亦即因之而發軔矣。

德國欲併吞之最重要地有二：一爲非洲西北部，濱地中海與太平洋之摩洛哥。該處地域甚廣，氣候溫和，土地肥沃，且富於礦產。德國欲於此地乘法國之虛，若幸而得，則以之爲世界政策之一基本地，至少亦可抵抗新生之真摯協商；其二爲制俄國，蓋俄國敗於日本，又不得不從事於近東，德國先發制之，可以助二元帝國南進，而圖大中歐政策之開展故也。

一 問題之摩洛哥

十七世紀後半期以來，摩洛哥現在王朝，始立基於回教民族之上，此國無現代的意義之統一，不過認政教上君主蘇丹爲國王，國民對之效忠而已。未歸順之部落，所在多有。

於摩洛哥之向背最有利害關係者，英法及西班牙三國也。十八世紀以來，英國已領有直布羅陀海峽（Gibraltar），自不能容其對岸之入於他強國勢力圈內。法西二國，則與摩洛哥接壤，其利害關係更大。法國於防止摩洛哥番族侵其領土外，尙有擴張其北非洲殖民帝國至大西洋沿岸之意。故摩洛哥問

題，自十九世紀即爲三國間之問題。英國常援摩洛哥之會長，反對法西兩國之獨占，一八八〇年英西結約以制法，後至一九〇四年英法協商時，摩洛哥之形勢仍無變動。

法國先與英國談判，使英國承認法國在摩洛哥之地位；更於同年十月與西班牙交涉，使其同意於四月八日之協商；又與之結密約，以摩洛哥北岸一帶爲西班牙之勢力範圍；並要求西班牙結誓不讓與英法二國以外第三國之約。代爾客賽外相之外交，著著成功，使沿地中海之四國，關於摩洛哥問題，盡皆滿足。然而真摯協商所認定關於埃及及摩洛哥之宣言，全屬對等者，而兩地實際上之地位則不然。故若四國以外之他國，對摩洛哥處分問題，提出抗議時，法國或有非仰英國助力不可之事。而協商未明記關於摩洛哥問題英國助力字樣，此實爲德國欲乘之缺點。德國見摩洛哥將爲突尼斯化，故別樹一國際化之旗幟，以相抗爭。

摩洛哥問題，德國本無關痛癢。一八八〇年馬德里（Madrid）之會議，俾士麥派全權委員出席，其心雖不忘非愛利之殖民政策，然毫無阻止之意。至一九〇三年德國於摩洛哥之利害關係，較之英法西三國，有天淵之別。在留德人僅百三十五人，商家十二戶，一年之貿易額爲數甚少。英法協商時，德國當局者，已公言對於該協商，毫無異議，後爲其國一部之膨脹論者所動，不期年而反覆。一九〇五年春，俄軍

敗北時，威廉二世即風馳電掣，率兵於唐求愛爾（Tangiers）上陸，聲明摩洛哥之國際化，宣布其會長爲獨立君主。

二 阿合西勒會議

德國抗議，謂解決摩洛哥問題，不可置有利害關係之強國，德國不與商議，須開國際會議以討論之。法國之同盟國對此威嚇，皆樂助法國，俄國及地中海三國是也。故一切形勢，皆視法國態度而定。代爾客賽主張硬論，爲閣議否決，遂辭職。是年七月，德法協定，約一九〇六年在西班牙之阿合西勒（Algesiras）開會解決之。

及會期，俄因有前年以來繼續之革命，法有改變，並有使德國要求增強之概。會議時日約八旬餘，而締結之條約，則非如德之所期者。條約爲：（一）會長之主權及獨立；（二）其領土之保全；（三）經濟上之自由是也。又公認法國之特殊地位，則德欲使摩洛哥爲國際化，亦可謂不能達其目的矣。德國此次之無理態度，使互相反噬之兩大國際系統之分野，更加瞭然。法國始終得英國之助力，意大利亦對法表同情。助德國者，僅其與國奧一國而已。

三 阿加第爾港事件

摩洛哥之混亂，已達無政府狀態，及德之新勢力加入，更爲火上添油，日熾一日，故經濟上凌駕英國之法國，乘摩洛哥士人排斥運動猛烈之秋，反多干涉其內政之機會。察法國之實意，以爲若摩洛哥之動亂不已，波及其領地阿爾及利亞（Algeria）時，則彼可以乘機取軍事行動，收摩洛哥於保護之下，以早決定法國之地位。其實苟欲保護在摩各國之商業上利益，使機會均等，則非先使其動亂如麻之秩序恢復原狀不可；欲恢復秩序，則非有特定強國負責，而其他列強暫時放棄不可。德之強與此事，是使問題擴大而難於收拾之一大原因。一九〇九年二月，德法協調，認法國對摩洛哥有政治上之利益，然亦不過一時彌縫而已。二年後摩洛哥之內亂更甚，法國乃派兵援其酋長，不料德國於一九一一年七月，突派一砲艦至阿加第爾（Agadir）港，威嚇法國。考德之此種果敢行爲，與其國之進取黨意見符合，意欲乘機占領摩洛哥大西洋之一部，觀其向法所提條件即知。幸英國表示強硬，極力援法，故德亦不敢十分相逼。十一月約成，法割其領地剛果之二大地與德，德亦承認法國在摩洛哥之自由行動權。約七年之久，脅迫歐洲和平之摩洛哥問題，至是乃告一段落。而脅迫歐洲和平之又一局面尙在，即巴爾幹問題是也。

第二節 柏林會議後之形勢

十九世紀歐洲民族運動之最初者，實爲巴爾幹之南端。列國於該方面之利害關係，頗爲複雜，故其運動因之不能無所阻滯。柏林公會以大英斷，由土耳其解放民族頗多；然其殘餘問題，亦不爲少。中歐三大帝國內之民族運動，姑置勿論；東歐之民族運動，雖大致解決，然新月帝國內仍潛伏有不少民族的爭鬭因子，待時而動也。

公會尊重民意，由土耳其解放數多地方；未解放者，則於條約內規定，由公會督勵土耳其其使行必要之改革，以掃除基督教民之苦難。而君士坦丁政府固執國憲，絕不使基督教徒與回教徒享同等之權利，毫無刷新之誠意；且列國之行動，又不一致，故不平民族之不平益增，而尤以阿美尼亞（Armenia）人爲最。

阿美尼亞人爲小亞細亞一小島之基督教民，孤立於回教徒之大洋中。其民族自主的要求，素稱熾烈，而有不能貫徹其宿志之原因：其民族爲俄土波斯三國所分割，一也。欲謀完全之統一，非待三國之滅亡不可，其情形幾與波蘭同。以波蘭之統一及獨立，非待歐三大帝國之滅亡不可故也。其民族屬土耳其者最多，而土耳其其殘虐無道，實行殺虐者數回，人數因之大減，連絡因之斷絕，小亞細亞之故鄉，已變爲各種民族之雜居地，二也。再列強之政策各異，如英國欲解放之以爲對北方冰海之屏藩，而俄國則不欲